

多语背景下澜沧拉祜族的语言生活

中央民族大学 朱艳华 乔翔

提要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多语背景下的母语和兼用语的使用存在一定的比例,构成一个双语或多语的语言关系系统。二者在功能上相互补足、各有其责。如果比例失当,就会出现语言关系的不平衡。作者使用实地调查的具体材料,说明澜沧拉祜族母语保存很好,但兼用通用语汉语的比例偏低,并对其比例失调的成因和负面影响做了具体分析,还提出了调整双语比例的对策。

关键词 多语背景 双语关系 澜沧拉祜族

在全球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今天,处于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语言的使用上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会学习兼用本国通用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形成多语关系。我国的少数民族情况也是如此。

母语和兼用语存在一定的比例,构成一个双语或多语的语言关系系统。二者在功能上相互补足、各有其责。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民族在使用母语和兼用语的比例上也会存在一些差异。有些民族的母语和兼用语比例恰当,语言关系和谐,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母语和兼用语比例失当,就会出现语言关系的不平衡,其结果会造成母语衰退甚至濒危,或兼用语未能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阻碍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母语和兼用语的比例究竟如何才能形成一种理想的语言关系系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为此,从2006年开始,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设立了语言国情调查系列项目,组织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19个语言调查课题组,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调研。2010年1-2月,“澜沧拉祜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课题组对澜沧县拉祜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走村入户的调查。本文是该课题的部分成果,旨在揭示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少数民族群体,其语言使用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对策。

一、澜沧拉祜族的语言生活现状

拉祜族是一个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老挝及美国等国家,以中国的人口为最多。境外的拉祜人都是从中国迁移去的。中国的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普洱市(原思茅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及玉溪市。人口44.6万(2000年),其中60%左右居住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澜沧县是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是拉祜族人口最集中,拉祜族文化最丰富的地方。全县共有20多种民族,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有8个民族,即拉祜、汉、佤、哈尼、彝、傣、布朗、回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77.3%。其中主体民族拉祜族有214,20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3.4%(2008)。¹

根据澜沧拉祜族的地域分布特点,我们按城区、坝区、半山区、山区选取了4个主要调查点进行穷尽式的调查。这4个点是:勐朗镇的唐胜拉祜新村、勐滨村松山林,竹塘乡茨竹河村达的四组,南岭乡的勐炳村龙塘寨。我们的调查方式有:入户调查、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座谈、语言能力测试等调查方法,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揭示了拉祜族语言生活的现状。调查显示,澜沧拉祜族的语言使用现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¹ 数据引自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政府内部资料《2008年末分民族人口状况》。

(1) 全民稳定使用母语

为全面了解拉祜族母语使用的总体情况，我们对4个调查点进行了穷尽式的统计、分析，下面是这4个拉祜族村寨拉祜人母语使用水平的统计表。

表1

调查点	调查人数	年龄段(岁)	熟练		略懂		不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唐胜拉祜新村	252	6—19	59	98.3	1	1.7	0	0
		20—39	109	100	0	0	0	0
		40—59	67	100	0	0	0	0
		60以上	16	100	0	0	0	0
勐滨村松山林	452	6—19	114	100	0	0	0	0
		20—39	188	100	0	0	0	0
		40—59	117	100	0	0	0	0
		60以上	33	100	0	0	0	0
茨竹河村达的四组	209	6—19	37	100	0	0	0	0
		20—39	85	100	0	0	0	0
		40—59	63	100	0	0	0	0
		60以上	24	100	0	0	0	0
勐炳村龙塘寨	479	6—19	93	100	0	0	0	0
		20—39	177	100	0	0	0	0
		40—59	134	100	0	0	0	0
		60以上	75	100	0	0	0	0
合计	1392		1391	99.9	1	0.1	0	0

上表显示，四个调查点的1392名拉祜人，共有1391人能够熟练使用拉祜语，拉祜语是他们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的主要交际工具。只有唐胜拉祜新村一名青少年拉祜语使用能力为“略懂”。这位名叫刘丹娅(1995出生)的女孩，来自“汉一拉”族际婚姻家庭。父亲是汉族，母亲是拉祜族，家庭用语是汉语。她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在县城里生活、上学，只有假期时才回村与父母小住一段时间。因此，她接触汉语的时间大大多于拉祜语，拉祜语的水平不高，只能满足简单的交流。

为了进一步了解拉祜人母语使用的特点，我们分别在每个调查点抽样调查了7、8户家庭，了解其家庭内部和外部语言的使用情况，并按不同年龄段（分4个年龄段：6—19岁、20—39岁、40—59岁、60岁以上）对4个村寨的31位拉祜人进行了拉祜语400词测试。调查结果表明，城区和山区、族际婚姻家庭和族内婚姻家庭、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拉祜人使用母语的情况基本一致，没有明显的区别。

1. 家庭内部：勐炳村龙塘寨和茨竹河达的四组地处山区和半山区，离城较远，几乎没有“拉一汉”族际婚姻。无论是长辈与晚辈（祖父母辈与父母辈、父母辈与子女辈以及祖父母辈与孙子女辈等）之间的交流，还是同辈人之间的对话（祖父母之间、父母之间以及子女之间）都使用拉祜语。长辈给晚辈传授生产经验、生活常识时用拉祜语；家里人聊天、解决家

庭事务时使用拉祜语；一些外出打工或求学的拉祜人与家人打电话联系时也都使用拉祜语。村里的拉祜人告诉我们：好多拉祜族只会拉祜语，不会汉语。拉祜语是家庭、村寨、族群内部的主要交际用语。

2. 家庭外部：（1）村寨。澜沧拉祜族多居住在偏僻的山区，交通闭塞，许多村寨既无网络，也无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现代化城市的主流文化、通用语对他们的影响不大。由于交通不便，汉语不通，很多拉祜人从未走出寨门，更不用了解外面的世界了。中年以上的拉祜族人很少外出，生产生活中接触和交流的群体都是本族人。因此，大部分是拉祜语单语人，在村寨与父母、兄弟、姊妹、同伴、同学、朋友的交流，只用拉祜语；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对象，在不同的场合也只能使用拉祜语。村里传达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时，通常也要翻译为拉祜语。村干部告诉我们，除了他们会一点汉语外，其他人都不會，所以会说汉语也是选拔村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2）学校。我们通过走访、观察、交谈、问卷、400词测试，并与澜沧县第一中学、民族中学、金朗中学（普九）、民族小学、澜沧县第一小学等学校教学一线的语文、数学、英语、美术、音乐、体育老师和班主任进行了座谈，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综合这些材料后，我们了解到，大部分拉祜族学生，小学入学时基本不会汉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部分懂拉祜语的教师就用拉祜语进行“辅助性”教学，1—3年级着力解决学生的汉语障碍。虽然学校强调在校园中使用汉语普通话，但是拉祜族学生在课下还是愿意说拉祜语。在安排住宿时，拉祜族学生多喜欢和本族同学分在一个宿舍，使得拉祜族学生在学校里也多使用拉祜语。（3）其他场合。我们在唐胜新村随机抽取了4个年龄段共8位拉祜族村民进行了“不同对象、不同场合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不同场合与不同对象交际，拉祜语仍然是主要交际用语。在日常生活、生产、节庆、婚嫁、丧葬中，与本族人交流时使用拉祜语；与外族人交流时，会汉语的使用汉语，不会汉语的仍使用拉祜语，但需要有拉一汉双语人翻译才能沟通。村里的广播也主要以拉祜语为主。调查中我们还注意到，拉祜人之间，在执行公务、开会、发言讨论等正式的公开场合，也都使用拉祜语。

3. 拉祜语 400 词测试：为了解不同年龄段拉祜人的母语词汇掌握情况，从而评估其语言能力，我们抽样调查了4个村寨的31位拉祜人，对他们进行了拉祜语400词测试。考察结果显示，接受测试的拉祜人，从青少年到老年人，拉祜语词汇掌握情况都达到了“优秀”级水平，即A级词汇（能够脱口而出的）和B级词汇（需想一想说出的）相加达到350个以上，拉祜语运用熟练。

综上所述，澜沧县拉祜族母语使用的情况是：拉祜语是拉祜族家庭、村寨、族群内外的主要交际工具。不同代际（年龄段）的使用中未出现传承递减或脱节的现象，母语传承链条衔接较好。这说明拉祜语保存完好，活力强大。据此，我们把澜沧拉祜族母语使用情况定性为“母语全民稳定使用”型。

（二）兼用汉语水平整体低下，个体之间存在差异

为了获得对澜沧县拉祜人汉语使用能力的认识 and 了解，我们对上述四个拉祜族聚居村寨进行微观的调查。从对不同年龄段拉祜人的汉语使用能力的统计中，我们发现能熟练使用汉语的人数不多，多数人属于“略懂”或“不会”等级。下面是四个寨子6岁以上拉祜人（除去聋哑、智残人）的汉语语言能力统计结果。

表 2

年龄段	调查人数	熟练		略懂		不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6-19岁	304	149	49	139	45.7	16	5.3
20-39岁	559	205	36.7	266	47.6	88	15.7
40—59岁	381	94	24.7	126	33	161	42.3

60岁以上	148	10	6.8	24	16.2	114	77
合 计	1392	458	32.9	555	39.8	380	27.3

上表数据显示，在 1392 名调查对象中，只有 458 人能熟练使用汉语，仅占 32.9%，67.1%的人属于“略懂”和“不会”级。县文体局副局长刘春云告诉我们，在拉祜山寨通行的语言是拉祜语，人们基本不讲汉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人不会说，另一个是，会说汉语的人也喜欢讲拉祜语。县里有名的扫盲专家苏国文老师说，干部在村上开会，如果用汉语讲，村民们即使听懂了也印象不深。但如果在重点的地方用拉祜语讲，村民们就会理解得更好，照着去做，因为他们对母语的认同感更高。我们还注意到，在勐炳村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传承基地，澜沧县的石春云县长跟村民们讲话时，也全程使用拉祜语。我们遇到了很多拉祜族干部、教师，他们在一起时都说拉祜语。问他们为什么不说汉语，他们回答说“这样会怪怪的”。

拉祜族兼用汉语的水平整体偏低，但个体之间还存在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年轻人同老年人之间；居住在坝区与居住在山区的人们之间，文化程度高低不同的人群之间。此外，性别、年龄等因素也使得拉祜人的汉语水平能力各异。

1. 代际的差异

从上表 2 中四个年龄段掌握汉语的比例来看，熟练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与年龄成反比，即年龄越大，能熟练使用汉语的比例越低，年龄越小，能熟练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越大，如 6—19 岁年龄段的人有 49% 能熟练使用汉语。相反，不会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与年龄成正比，即年龄越大，不会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越大，年龄越小，不会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越小，如 60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中，不会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占 77%，而 6—19 岁年龄段属于“不会”级的人数比例只占 5.3%。

这个统计数字与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相符。在南岭乡勐炳村龙塘寨做调查时，我们需要翻译才能与 50 岁以上的老人交流；30、40 岁的人能跟我们讲汉语的也很少。如村民李扎发（男，47 岁，文盲），我们想请他做 400 词测试，但需要翻译才能让他了解词汇的意思。他告诉翻译说，他不会说汉语，只会说拉祜语。唐胜新村村长李顺荣（男，49 岁，拉祜族）说，村里老年人一般不说汉语，如果有其他民族的客人来村子里，听不懂拉祜语，他们才说汉语。汉语主要是年轻人说得比较多，尤其是学生，回到村里除了说拉祜语，有时候也说汉语。

2. 地域的差异

所处的地域类型以及距离县城的远近也是导致汉语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唐胜拉祜新村、勐滨村松山林、茨竹河村达的四组、勐炳村龙塘寨 4 个村寨分别位于城区、坝区、半山区和山区，与县城的距离也不同。调查结果显示，这 4 个村寨的拉祜族汉语使用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汉语水平由高到低的规律是：（1）城区>坝区>半山区>山区（2）距离县城近的>距离县城远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3

调查点	调查人数	熟 练		略 懂		不 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唐胜拉祜新村	252	238	94.4	12	4.8	2	0.8
勐滨村松山林	452	181	40	210	46.5	61	13.5
茨竹河村达的四组	209	14	6.7	119	56.9	76	36.4
勐炳村龙塘寨	479	25	5.2	214	44.7	240	50.1
合 计	1392	458	32.9	555	39.8	379	27.3

唐胜拉祜新村属城区，由澜沧县政府所在地勐朗镇所辖。该村能熟练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94.4%。勐滨村松山林属坝区，距离县城 10 公里。该村能熟练使用汉语的比例是 40%。茨竹河达的四组属半山区，距离县城 47 公里。该村能熟练使用汉语的比例是 6.7%。而离县城 70 公里的勐炳村龙塘寨属于山区，该村能熟练使用汉语的拉祜人比例仅占 5.2%。这个寨子 2005 年以后才有了土公路；2007、2008 年茅草房改造工程开始后，村民搬迁到离老寨一公里左右的新村，开始通了电，一部分人家有了电视，但是没有广播。村民石里文（男，65 岁）说，电视里都讲汉语，看不懂，平时也不看。他从没有出去过，只在寨子里生活。最多到南岭乡去买点衣服，盐、油这些东西在寨子里就能买到，不需要出去买。赶集的地点在离寨子 22 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村民们在集市上也说拉祜语，连外面进去做生意的人都说拉祜语，接触汉语的机会很少。

3. 文化程度的差异

澜沧县拉祜人的汉语能力主要从学校教育获得。村民的文化程度不同，使用汉语的能力也不一样。我们统计了唐胜拉祜新村、勐滨村松山林、茨竹河达的四组和勐炳村龙塘寨 4 个村寨的文盲、脱盲人数，以及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人数（在读生没有统计在内）以及他们的汉语使用情况，结果如下表：

表 4

文化程度	调查人数	熟 练		略 懂		不 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文 盲	237	21	8.9	28	11.8	188	79.3
脱 盲	210	18	8.6	43	20.4	149	71
小 学	494	167	33.8	309	62.6	18	3.6
初 中	143	140	97.9	3	2.1	0	0
高 中	3	3	100	0	0	0	0
中 专	4	4	100	0	0	0	0
合 计	1091	353	32.4	383	35.1	355	32.5

数据显示，拉祜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4 个村子总共只有 3 个高中生，4 个中专生，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45.3%，文盲和脱盲的人口比例为 41%。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兼用汉语的水平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熟练使用汉语的比率越高；反之则越低。文化程度为文盲和脱盲的，能熟练使用汉语的比率最低，分别只占 8.9%和 8.6%。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的拉祜人，熟练使用汉语的比例分别为 33.8%、97.9%及 100%。

4. 性别差异

澜沧县拉祜人的汉语使用能力还存在着男、女性别的差异。请看下表：

表 5

性 别	总人数	熟 练		略 懂		不 会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人口	百分比
男	748	246	32.9	326	43.6	176	23.5
女	644	202	31.4	244	38	198	30.6
合 计	1392	448	32.2	570	41	374	26.8

数据显示，能熟练使用汉语的人中，男性的比率比女性高 1.5%，“略懂”级的男性比率比女性高 5.6%。相反，不会汉语的女性比率比男性高 7.1%。能使用汉语的女性人数明显比男性少。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及生活习惯导致女性较之男性更少与外界沟通和交流；二是男性受教育的比例大于女性。下表是具体统计数据：

表 6

文化程度	总人数	性别人数与百分比		性别人数与百分比	
		男子人数	百分比	女子人数	百分比
文盲	237	108	45.6	129	54.4
脱盲	210	100	47.6	110	52.4
小学	494	281	56.9	213	43.1
初中	143	85	59.4	58	40.6
高中	3	3	100	0	0
中专	4	2	50	2	50
合计	1091	579	53.1	512	46.9

表 6 显示，女性文盲、脱盲的比例比男性高；到了小学、初中阶段，男性数量就比女性多了；上过高中的只有 3 人，且全都是男子，因为初中毕业后，很多女性就出嫁了，没有机会进一步学习。

2、 澜沧拉祜族汉语水平偏低的原因及负面影响

从我们选取的南岭乡勐炳村龙塘寨、勐朗镇唐胜拉祜新村、勐朗镇勐滨村松山林小组、竹塘乡茨竹河村委会达的村这 4 个村寨的实地调查中，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些地方的拉祜族使用母语和通用语的比例失调。熟练使用母语的比例高达 99.9%，而熟练使用汉语比例的仅占 32.9%，不懂汉语的占 27.3%。澜沧县拉祜族的汉语水平偏低，而且，不懂汉语的人比例较大，其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有哪些？这一现状对拉祜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一）澜沧拉祜族汉语水平偏低的原因

1. 聚居分布，不利于拉祜人学习、使用汉语。

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汉语学习水平因分布的聚居或杂居而异。凡是杂居的地方，通用语的水平都比较好。这是因为通用语是不同民族的交际语言。而聚居的地方，由于大家都使用自己的母语，使用通用语的机会较少，所以通用语的水平会不如杂居区。澜沧地区也不会例外。

澜沧县是我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43.4%。境内拉祜族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为聚居，少数杂居。拉祜族人口占万人以上的乡有 6 个：竹塘、富邦、木戛、南岭、糯福、新城，5000 以上至万人的有 12 个乡。上述四个调查点，都是拉祜族聚居的村寨，拉祜族人口所占比例均在 90% 以上。具体情况见下表：

	总人口	拉祜族人口	百分比 (%)
南岭乡勐炳村龙塘寨	515	515	100
勐朗镇唐胜拉祜新村	295	273	92.5
勐朗镇勐滨村松山林小组	495	483	97.6
竹塘乡茨竹河村委会达的村四组	743	740	99.6
合计	2048	2011	98.2

民族群体高度聚居分布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是，有利于母语的的保护、传承；不利的一面是，不利于学习、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不利于学习国家通用语。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看到，由于村寨内拉祜族高度集中，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拉祜语就能满足一般的交际需要，

没有使用别的语言的必要性。他们每天听的、说的都是拉祜语，很少有机会去说别的语言。天长日久，他们的母语很熟练，但通用语就会相对较弱。出外学习的学生和打工的村民虽然在学校和外地学到了不同程度的汉语，但回到这个充满拉祜语的环境中，原有的汉语水平不但不能提高，而且还有逐渐降低的可能。

我们所做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拉祜族在家庭内部，都是用母语交流，不管是长辈对晚辈、晚辈对长辈还是同辈之间，拉祜语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交际用语。以龙塘寨为例，我们随机抽样调查了龙塘寨的9名村民，了解他们在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他们是：李娜朵、李娜嘿、刘娜发、李小陆、李娜拉1、李娜拉2、李学文、胡扎克、李四妹。调查结果显示，在家庭成员之间，除李小陆与身为龙塘寨组长的儿子偶尔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外，其余8人不管是晚辈对长辈、长辈对晚辈，还是平辈之间，均使用拉祜语。在家庭外部的不同场合，拉祜语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一般情况下，若交际对象是拉祜族，则使用拉祜语；若交际对象不是拉祜族，懂汉语的拉祜族多使用汉语，不懂汉语的就有可能无法完成交际活动。

高度聚居分布，使得拉祜族没有条件使用通用语与外族交流、沟通。在我们的四个调查点里，非拉祜族的比例仅占1.8%。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所接触的都是拉祜族，缺少与外族人交流、沟通的机会。据了解，许多村民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居住、生活的村寨，没有长时间接触汉族、汉语的机会。

2. 交通不便、居地封闭，有碍拉祜人与外界接触。

澜沧县境内多属山区，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脉有150多座。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98.8%。交通主要是公路。近年来，尽管全县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但是，整个公路路况整体水平不高。全县2000多公里公路，只有思澜路是三级路，且柏油路仅40公里，其余均为弹石路或土路。另外，还有许多小寨没通公路。我们到南岭乡勐炳村龙塘寨调查，就体会到了拉祜族村寨交通不便的艰辛。该寨距离县城仅70余公里，但因路况很差，大部分路段是弹石路和土路，我们坐的小车整整走了近3个小时。如果是乘坐客车，则只能到达南岭乡政府，再从乡政府到龙塘寨就不通公交车了。旱季还算好，如果是雨季，就更艰难了。“晴通雨阻”，是对当地公路的真实描述。虽然路况不好，但和过去公路不通时“交通基本靠走”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交通方面的瓶颈，制约了边远山区的拉祜族走出大山，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社会生活形态。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与外界的联系非常少。

3. 经济发展滞后，制约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澜沧县的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其工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澜沧县尚有24.7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经济纯收入为544元，人均粮食290公斤，被列为国家级特困县。

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实力。上述澜沧县经济落后的状况，严重阻碍了该县的教育发展。据统计，全县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为4.26年，而拉祜族仅3.52年。受教育程度偏低，直接影响到拉祜族汉语的学习。因为大多数拉祜族学习汉语的途径是通过学校教育。据调查，拉祜族聚居的乡镇，特别是乡以下的拉祜族聚居的学校，初入学的拉祜族儿童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多数拉祜族都是上小学后才开始接触汉语、学习汉语。

4. 不合理的教育观念对汉语学习、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学校教育是澜沧拉祜族学习汉语的最主要的途径，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着汉语的学习和使用。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县教育局干部苏国文就意识到在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后来有一个时期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双语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领导片面地认为要提高汉语水平，就只能在课堂上使用汉语教学。但是汉语授课对于此前从未接触过汉语、不懂汉语的拉祜族小

学生来说，有着很大的困难，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造成孩子学习成绩差，无法进入更高阶段的学习。

5. 民族特性中的消极成分对汉语学习、使用有着一定的制约。

长期的民族经历和生存条件，积淀和铸造了拉祜族的素质和特性，并形成了拉祜族自身独特的民族心理和传统观念。纯朴温善、坚忍不拔、勤劳勇敢是其性格的主流；但还存在平均主义、知足常乐等思想观念，对民族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在我们对澜沧县各界人士的访谈中，不少受访者都认识到自身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对拉祜族的进取，包括汉语学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有些受访者就是拉祜族，他们也毫不避讳地谈到自己民族中存在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格中的弱点。

如：芹菜塘小学一位特岗教师李剑中（拉祜族）在谈到拉祜族孩子学汉语时说：“跟汉族人交流时还不行，不敢说，胆子不大，思想不开放。”民族中学教师胡明（拉祜族）说：“我们拉祜孩子有自卑心理，遇到生人不敢开口，怕被取笑，这也是造成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之一。”澜沧民族小学教师李天龙（拉祜族）：“拉祜族的孩子不乐于交往，比较自卑，不喜欢和其他同学交往。拉祜族同学之间很容易成为好朋友，和其他民族的同学却不容易打成一片。”澜沧民族中学高三学生石文周（拉祜族）在谈到拉祜族孩子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原因时说：“最主要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我们这里传统的观念就是初中毕业了就应该出去做事挣钱。有些出去打工，有些留在家里。”

家长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送孩子去上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普九”政策的强制性要求。至于孩子学得好不好，孩子今后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去考虑。

因此，发扬拉祜族性格中的积极因素，改变其消极因素，应该成为提高拉祜族教育水平包括汉语水平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6. 语言因素对汉语学习、使用存在某些不利的影响。

拉祜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异。在语法上，拉祜语是 SOV 型语言，句子成分按照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组合；而汉语是 SVO 型语言，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此外，在语音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在声母上，拉祜语的舌尖音只有舌尖前音一套，没有普通话的舌面音、舌尖后音，所以，拉祜族说普通话时，舌尖后音最困难，都把普通话的舌尖后音发成舌尖前音。舌面音因为有变体，还能够发出来。韵母差别比较大，主要是拉祜语缺少鼻音尾韵母，汉语的带鼻音尾韵母在拉祜语里都念为无鼻音尾的韵母。

拉祜语与汉语之间的这些差异，给拉祜族学习汉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使他们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误。举例如下：

语法方面的偏误：（1）在使用“把”字句时，出现施事主语后直接带受事宾语，不加“把”字的情况。如：我妹妹把花瓶打碎了。→*我妹妹花瓶打碎了。（2）差比句的否定式出现否定词的位置不当的现象。如：他没你跑得快。→*他没有跑得比你快。/*他你一样不跑快。（3）在复句表达上，经常出现的偏误主要是不会使用关联词。如：要么你去说，要么我去说。→*要不你去还是我去。/*那么你去说，那么我去说。（4）介词的使用存在的偏误主要是与汉语相对应的介词一般用方位词或指示代词来表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拉祜语里没有介词。如：我们从澜沧来到昆明。→*我们这里澜沧来到昆明了。

语音方面的偏误：（1）声母偏误：拉祜人说普通话的舌尖后音，都用舌尖前音来代替。例如：扎 ~ ~ ~ ；查 ~ ~ ~ ；沙 ~ ~ ~ ；入 ~ ~ ~ 。（2）韵母偏误：普通话的前、后鼻音韵尾在拉祜人的普通话里，大多读为鼻化元音或开口元音。例如：安 ~ ~ ~ 或 ~ ~ ~ ；民 ~ ~ ~

~ 或 ; 汪 ~ 或 ; 龙 ~
或 。(3) 声调偏误: 拉祜人说普通话, 声调的调值与普通话标准音略有不同。容易出现的偏误是: 普通话的阴平 55 易读成 44, 阳平 35 易读成 24, 上声 214 易读成 212, 去声 51 易读成 42。例如: 妈 ~ 、麻 ~ 、马 ~
~ 、骂 ~ 。

(二) 澜沧拉祜族汉语水平偏低的负面影响

1. 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我国, 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新文化的出现, 首先是用汉语、汉字来传播的。在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为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我国的少数民族必须加强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联系, 必须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而汉语是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感情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桥梁。澜沧县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是国家级特困县, 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的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 但是汉语水平偏低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汉语水平偏低, 多数拉祜族看不懂汉语的报纸、书籍、电视, 严重影响了他们接受新事物。由于汉语水平偏低, 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敢走出家门打工, 导致该地外出打工的人数比例偏低, 这样就无法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来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

澜沧县县长石春云对拉祜族的汉语水平非常担忧, 他说: “30 岁以上的拉祜人基本不会讲汉语, 与外界沟通困难, 吸收先进的东西也就少。” “我担心的是他们不会汉语, 不能走出家门, 到外地打工, 学习新技术, 接受新思想新观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掌握好汉语这一重要的交际工具, 拉祜族才有可能走出拉祜山寨, 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技能, 发展本民族的社会经济。

2. 导致教育发展水平偏低。

澜沧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是语言障碍。聚居区的学龄儿童在入学前基本不懂汉语。芹菜塘小学特岗教师李剑中谈到他刚开始给学生用汉语上课的情况时说, “刚开始我用汉语讲课的时候, 学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在下面笑。现在一学期结束了, 他们大体上知道汉语是怎么回事, 读课文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不笑了。”澜沧县双语教师很少, 上课只能用汉语或拉祜语进行单语教学。用汉语教学的, 学生听不懂; 用拉祜语授课的, 学生无法学习汉语。学不会汉语, 就难以进入更高阶段的文化科学的学习。澜沧县民族中学高三学生石文周在谈到自己上学的经历时说, “小学的时候, 我的汉语水平很差, 上课听不懂, 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现在学习上没有语言障碍了。”

澜沧县教育局局长李天宏也谈到了语言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制约, 他说: “在发展中, 我们感觉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是语言问题。由于语言的障碍, 老师讲普通话, 孩子有的听不懂, 有的一知半解。这样就使学生的学习产生困难, 从而造成孩子辍学的问题。”语言障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澜沧教育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目前, 澜沧县是思茅市“普九”攻坚的最后一个县。

3. 制约拉祜族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 不利于民族和谐。

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 说不同语言的各个民族可以通过汉语来促进相互的沟通与交流。而澜沧拉祜族由于汉语水平偏低, 与外界的交往较少, 有些拉祜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拉祜山寨。如龙塘寨 65 岁的村民石里文告诉我们, 他“从来没出去过, 只在寨子里生活。”

汉语水平偏低还影响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如澜沧县文体局副局长刘春云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我们的一个艺术指导只会汉语, 歌舞团的许多演员只会拉祜语, 在指导时效率就很低。”石春云县长也表达了这一忧虑, 他说: “我并不担心他们会被其他民族同化。我担心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通汉语, 与外界的沟通困难, 走不出去, 制约拉祜社会的发展。”

4. 影响干群沟通，不利于政策的实施。

在民族地区，语言障碍会影响到不同民族的干部与群众之间感情的沟通，并影响到政策的执行。现在一般提倡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用少数民族语言来做群众工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干部、群众如果都懂汉语，同样能起到沟通感情的作用。勐朗镇副镇长魏晓军告诉我们，村干部的选举和任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具有一定的汉语识字和听说能力。这说明当地领导干部已经认识到掌握汉语对做好农村基层工作的作用。

三、调整澜沧拉祜族双语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在现代化快速进程的社会条件下，在南方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下，我国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本族母语外，兼用汉语的比例都比较大，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双语比例。近几年，我们到过南方的基诺族、阿昌族、哈尼族、景颇族、彝族等地区做过汉语水平调查，看到这些民族的母语和兼用语的比例都比较合适，他们除了使用本族语言外，大部分人还能兼用汉语。相比之下，澜沧拉祜族的语言关系是一种比例失当的双语关系，母语使用比例很高，而汉语使用比例过低，由此而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那么，怎样改善这一现状，达到母语和通用语比例恰当、和谐互补，从而发挥语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促进拉祜族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拉祜族的文化素质。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澜沧县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被列为国家级特困县。经济发展滞后，对教育的投入也就不足。目前澜沧县的教育发展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留不住。因为贫困、落后，澜沧县缺乏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竞争力。现有教师队伍也难以稳定。仅2009年，县一中、民族中学的高中骨干教师调往思茅市任教的就有14名，加剧了澜沧县高中专业教师紧缺的问题。本地出生的学生从外地学校毕业后，也很少返回家乡工作。二是教育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的落后，导致县财政实力薄弱，从而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经费投入不足，满足不了办学需要。如城区学校占地面积不足，教室不够，学生活动场地远未达标，教学设备老化。另外，对上级要求的学校建设配套资金，地方财力也无法解决，导致项目无法启动。如县职高的学生食堂，预算资金142万元，上级要求县级财政配套132万元，县财力无法解决。要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应给予大力扶持，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

2. 加强双语教师的培养，继续推广双语教学。

澜沧县拉祜族汉语水平偏低，众多偏远村寨的孩子在入学前不懂汉语，如果教师完全用汉语教学，学生听不懂，学习成绩上不去，就会对学习失去兴趣，使得辍学率增高。澜沧县教育局退休干部苏国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发现，实行双语教学的班级，学生学习成绩普遍较好。完全用汉语授课的班级，学生听不懂，学习成绩较差。澜沧县文体局的副局长刘春云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出发，也认为双语教学对少数民族学生极其重要。他告诉我们：“（我上学）那个时候老师都是拉祜族，会拉祜语和汉语。读课文用汉语读，然后用拉祜语讲解。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比较好，基本上都能考八、九十分。1995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间，老师换成了不会讲拉祜语的老师，只会讲汉语，学生听不懂。那一段时间，学生成绩比较差，一般只能考三、四十分。有一年最差，一个班9个学生，语文、数学成绩加起来才8分，多数学生都是零分。”

目前，县领导已经认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开始在全县推广双语教学。2009年，通过公开招考，聘请了18位懂双语的特岗教师，分配到边远山区民族聚居区的小学，从事教

学工作。尽管如此，懂汉语和民族语的双语师资还远远满足不了教学需求，因此，澜沧县的教育发展，当务之急是大力培养双语教师，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继续推广双语教学。

3.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积极开展针对拉祜族学汉语的教学研究。

通过科学研究，找出拉祜族母语对汉语学习产生的负迁移，以及出现的偏误，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这对提高汉语学习的成效大有裨益。相关部门应加强科研队伍建设，积极开展针对拉祜族学汉语的教学研究。

参考文献

- 常竑恩、和即仁、张蓉兰等 《拉祜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 戴庆厦 《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戴庆厦 《阿昌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 戴庆厦 《泰国万伟乡阿卡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 戴庆厦 《云南里山乡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 金有景 《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上、下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上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